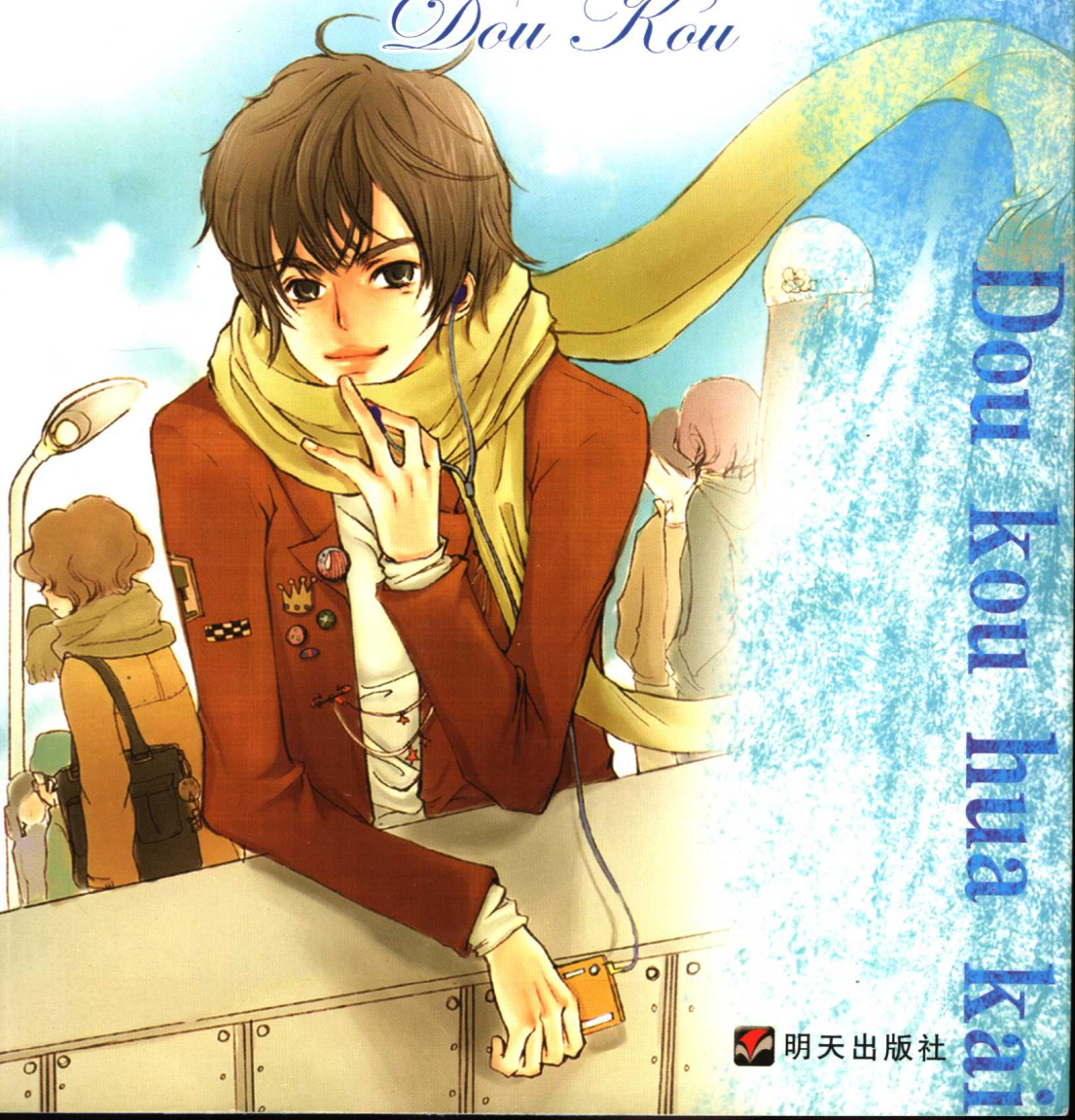


豆蔻花开

仇善文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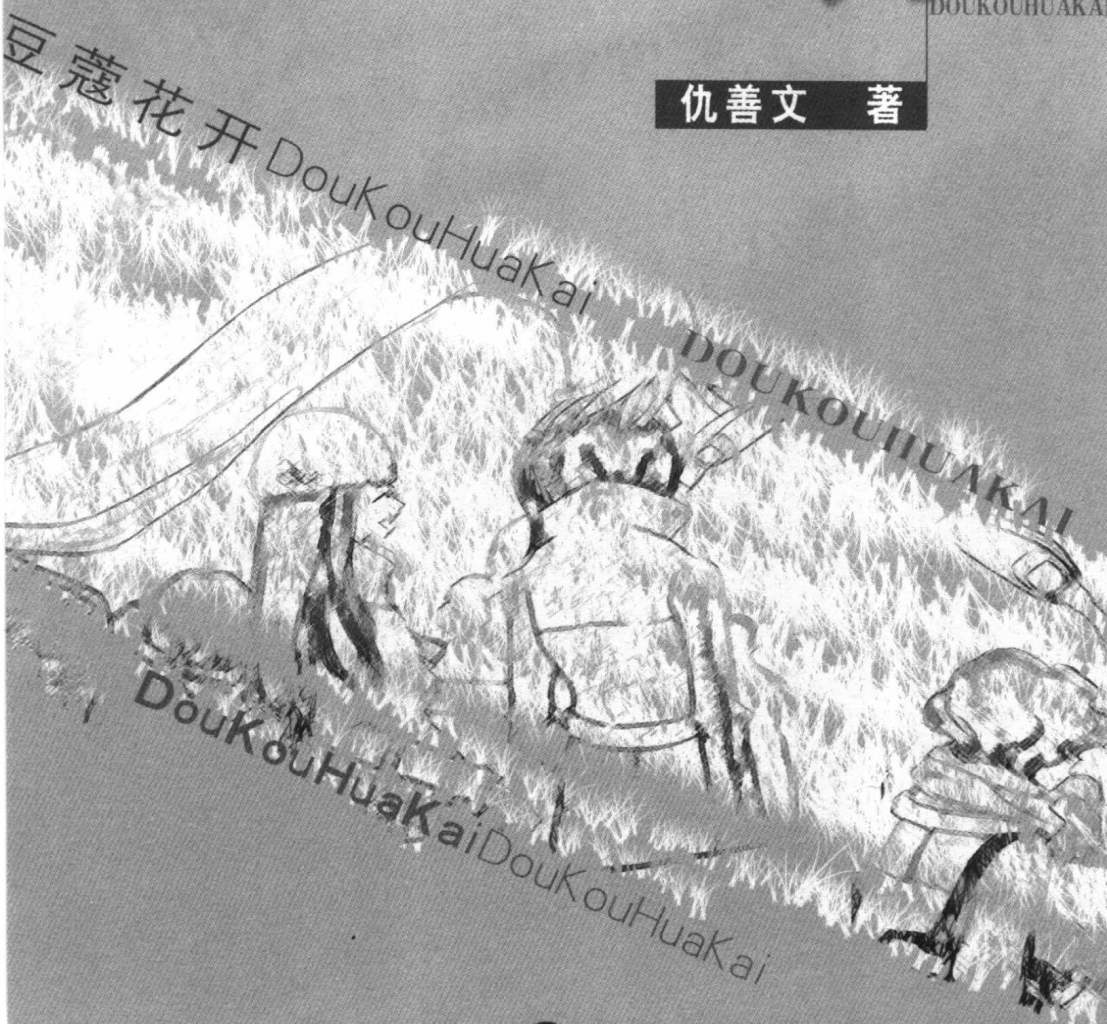
Dou Kou Hua Kai



明天出版社

豆蔻花开

仇善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豆蔻花开 / 仇善文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5.6
ISBN 7-5332-4882-1

I. 豆... II. 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3447 号

豆 蔻 花 开

仇善文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明天出版社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140 × 203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52 千字 8 插页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32-4882-1

Z · 1066 定价: 1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豆蔻花开

自序

ixu

uaKai DouKouHuaKai

当我跳到圈外看教育时，我曾把教育视为一块安顿灵魂的净土而写下了《心雨花露》，诗化教育，描写师生间、同学间、男女间超血缘、超性别、毫无金钱味的美好感情。出版后，引来一些学生、老师、家长的书信交流和电话沟通，也有不少学生、老师、家长登门叙谈。一位学生家长说：我是含着眼泪读完《心雨花露》的，可我初中的女儿看了后说，这太理想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女儿的心比我还老？

我知道这种“老”的可怕。在她们理应享受生命的灿烂、跃动、纯真、生机时，她们的生命却被抽掉了诗意和纯真，窒息了希望和梦想，而希望和梦想是人类生命现象最重要的标志。

二〇〇三年以来，我在一些中学、大中专院校进行了“社会高速发展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战略”讲座，得以与广大学生交流。其中不少人问我：为什么不写一写高三？为什么不写一写《心雨花露》续篇？我知道高三有太多的情感无奈和心理无奈，知道高三的压力对学生人性的戕害，知道高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块无奈的禁区，批判之声已不绝于耳。我也知道，教育问题，不是一个地区、一个校长、一个老师所能解套的。

我曾按照我的教育理想与书中的主人们共同走过了昨天，现在正关注着他们的今天。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生活原型如今都学有所成，有自己的位

自序

ixu

DouKouHuaK

置，并很有质量地生活着。其中陈星的原型曾经被学校开除过，复校后，班主任与其签定合同，只要不影响别人，也不被别人影响，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都认为他考学无望，不料这个学生高三发力，竟然一举考入一家全国名牌大学。毕业后，他工作之余收了一些在班里排名五十左右的学生加以指导，竟然十之七八考进大学。由此，他被赞誉为“高考剑客”。

经过再三思索，我便有意写一部反映学生最复杂、最压抑、最惊心动魄的高三生活的小说。一些学生、老师、家长给了我大力支持。《心雨花露》中的主人公原型还把自初中到大学的日记全送给了我。

不少人认为，现在的学生是垮掉的一代，是只知道享受的一代，而我却被他们强大的趋善性和生命爆发力所震撼。那是对人类充满信心的最珍贵的人性基础，是善待生命的最强烈的呼喊。因此，我坚定了自己写作的信心。

最简单的教育是升学教育，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有思想。这是师生在同感困惑的年代把握自己、自我选择、自我监控、自我发展的至要。于是，《豆蔻花开》以此为主旨献给真正关注自己的学生和关注后代的人们。

仇善文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八日

豆蔻花开

内容提要

N

neirongtiyao

DouKouHuaKai

对于中学生来说，高三是一道坎，因为面临高考，因为考学是硬道理。

陈星是一个具有思想爆发力的学生，因家庭悲剧和心理抑郁两度休学。都认为他怪才难得，考学无望，没想到高三冲刺时，陈星竟连破“四关”——学习关、身体关、江湖义气关、情爱关，金榜题名。陈星和他的同学们在一片真情世界里相濡以沫，他们身上洋溢着自我选择、自我校正、自我实现的探索、自主、自救精神，执著地坚守着自己并走向高质量的人生。

陈星这一人物的塑造丰富了中国文学画廊中的学生形象。而那些欲说还休的师长们又各有各的生活轨迹和心灵天空，给有了清醒、悟性目光的学生们以未来的参照和警觉。

该书故事结构新颖，成功运用了场景镜头式的艺术手法，读后给人历历在目的阅读享受和心灵震撼。

第 1 章

J 经典的非对称对抗

ingdiandefeiduichenduikang

第 1 章 经典的非对称对抗

1

陈星小学三年级时制造的一起非对称对抗是一个很经典的智慧故事，从此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演绎出无数稀奇古怪的遭遇。

如今，高三的他站在新月一中的门口，望着暑假中校园里疯长的杂草，又想起那一幕。

杂草，陈星小学三年级时就因为杂草产生了疯狂的念头。那时，新月还没升为地级市，陈星还在乡下读书。

老师教他们读课本：什么最有力量？大象？老虎？老师和课本都权威地说，错了，是小草。小草在这个世界声誉良好，拥有旺盛的根而且野火烧不尽。

陈星却说：“不，最有力量的是思想！”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陈星，正在研究《三国演义》。

老师用十分诧异的目光看着陈星：“你个小毛孩子，敢如此叛逆！我问你，思想是方的还是圆的？”

陈星说：“思想不是方的，也不是圆的。”

老师又问：“那是甜的还是辣的？”

陈星说：“也不是甜的、辣的。”

老师说：“不是方的、圆的，是看不见的；也不是甜的、辣的，

是品不着的。那是个什么鸟玩意儿？”

陈星说：“你老是打骂学生，就是对学生的最大不尊重！这就是思想的穿透力，它比刀子还厉害！”

老挨打的傻大个陈乡领头笑起来，声音像猫头鹰一样。农村人说，猫头鹰笑是要死人的。陈乡不知道自己是在笑老师还是笑陈星，只觉得像见到两只不对称的公鸡伸长脖子斗，刺激，好玩。

笑不坏别人！

老师张开大象耳朵样的手掌把傻大个陈乡从座位上薅下来，用一尺多长的教鞭在陈乡瘦屁股上抽打。弧线样的教鞭在空气中发出呜呜的声音。傻大个的身子迎合着呜呜的声音向后一挺一挺的，装腔作势地叫。

解恨后，老师扔了教鞭威风凛凛地离开了教室。

晚上，校园里出奇地寂静。

天亮后，学校的墙上到处写着两行字，上面是“陈星”两个字，下面是“老师是大流氓”，后面加了三个感叹号。

老师大象一样居高临下地追问陈星：“是你写的？”

陈星说：“我个子矮，像小松鼠，够不着，自然不是我。”

老师用目光把陈星丈量了一下：不到一米的小矮子！

老师的目光像坦克一样在全班学生的脸上碾过，最后锁定了目标。老师把傻大个陈乡拖下座位。陈乡惊恐得竟然忘记了喊叫。老师拽下陈乡的裤子，在陈乡已经有了些紫色“蚯蚓”的屁股上一边用教鞭抽，一边吼：“叫你报复！叫你报复！”

傻大个陈乡撅起屁股，腿儿直蹬，眼睛绝望地望着大家，突然像杀猪一样地叫：“你们快承认吧，求你们啦！”

同学们低着头，目光胆怯地向周围探触着。

老师越打越来气：“我问你，什么是流氓？”

陈星想说却没出口：“你大象样的胖爪子在班长陈枚的脸上摸，就是流氓！我们同学的眼睛是雪亮的！班长跟你学坏了。她是个女的！尽管比我们大两岁，却敢欺负我们这些十二岁的小男孩，谁不听话，她就剥我们裤子，不但用教鞭抽我们，还用教鞭挑我们的小鸡鸡。”

第1章 经典的非对称对抗

又过了一夜，陈乡的裤子耷拉在半个屁股上，屁股疼得不敢沾凳子，只好站着趴在课桌上。

上课了，老师阴笑着把陈乡拖下来。他已经不想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他沉浸在这种对全班学生的精神虐待中。他仔细地检查了教鞭，还试了试弹性，正准备用教鞭抽打，陈乡又像猪一样绝望地哀求：“是谁干的你们快承认吧，求求你们啦！”

陈星从座位上溜到教室门口。

老师举起了教鞭。

陈乡没等教鞭落下又开始呼救。

陈星大义凛然地大喊一声：“住手！不是陈乡写的，是我写的！”说完，撒腿跑向校园。

老师一声狞笑，扔了陈乡，窜出教室，在院子里追赶陈星。

一个像大象，一个像小松鼠，在院子里闹得鸡飞狗跳。院子里晒着草，那是为了勤工俭学拔的，晒干了好卖钱。陈星在杂草上、在校园的大柏树间穿行自如。老师气势汹汹，泰山压顶，有碾碎一切的气概。

陈乡看得眼花缭乱。他是属鸡的，“记吃不记打”，早忘了疼痛，一只手抓着用布条做的腰带，一只手随着陈星和老师转，还朝着同学们嘿嘿地笑。

老师的追赶居高临下，勇猛无比，却被动笨拙。

陈星蹦蹦跳跳，快捷得轻描淡写，如诗如画。他的迂回周旋，一会儿就把老师拖垮了。老师倒了，倒在晒着的柴草上，像大象一样喘着粗气，却发出威慑的恐怖令：“我抓着你……非骗了你不可！”

陈星停下来，接着也倒在柴草上大口喘气：“我说……思想最刺激！”

老师说：“你说实话，我饶了你，到底是谁写的？”

陈星说：“是我写的，好汉做事好汉当。”

老师说：“你个头矮，够不着！”

陈星说：“我踩着砖头写的。”

老师说：“当真？”

陈星说：“撒谎是小驴！”

老师还在狐疑。

陈星说：“不信，我踩给你看。”

说着，陈星爬起来，找到那块砖头，竖起来，然后踩上去，手臂向上一伸，正好。陈星把脸灿烂地对着老师，兴高采烈地说：“这回相信了吧？”

老师本来不爱在乡下教学，正好找了个梯子下楼，他向上级打了报告：连小孩子都要弄我，我没脸干了。

第1章 经典的非对称对抗

2

进了中学之后，陈星读了上千种书，思想的草原像施了化肥疯长。各种奇谈怪论他都吸收，孕出许多圆不圆、直不直、酸不酸、甜不甜的他认为的思想，在肚子里蛇一样东冲西撞，干了一堆惊天动地的事，赢得了相当的知名度。

陈星这是第二次休学了，三个月后旋即复学，却成全了一些人的口实：和他妈一样，精神病、疯子！可学生们高喊：魂兮，归来！

分歧的根源在邢健老师。高二一年，邢健老师担任八班落子班的班主任，他挑战传统的严师古训，行慈师之道。他在落子班实施不拘一格育人才的方法，张扬个性，因材施教，引导学生走向超越，规划人生，落子班受到心理伤害的学生都得到了医治。学生们认为，邢老师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天窗，使他们仰望到了外天的星光，呼吸到了大气层外的灵气。

班长高腾甲领导的社会调查小组写出的报告震惊了全市，差点闹出一个政治事件。纪焕然的收藏已达炉火纯青境界。赵德轩的书法深

得大家好评。勇梅的歌唱一枝独秀。蒋籁和陈星出诗集名利双收。杜蕴当了一年的英语兼职教师，教学相长。李木一副再世雷锋的风采。王曙光跳出摄影的圈子，热衷新的创意。上课时，他铺一张八开大纸，什么笔记也不做，神思飞扬，绘成一幅画。

陈星伶牙利齿不饶人，与世俗和伪现代势不两立，追求超越高考，提升精神生活，探索生命主体意义，展望理想审美人格目标。可这在高考是强势话语的今天，陈星不是十足的疯子是什么？

八班的怪异成了人们无聊时的笑料：

“瘸子跳高，早倒晚倒！”

“是骡子是马，高三溜一溜！”

富饶老师戏谑道：“嘿，陈星是个要搞明白人生是什么的家伙！”

在著名生物专家、校长车越看来，学校容不得一个有思想追求意向的学生，可见教育的悲哀：不把学生培养成思想的废物决不罢休！

其实，三个月时间已经不算短。陈星重新踏进校园时，所有人的成见模式全被砸碎了。

八月的海滨，像巨大的空调世界，空气调匀了，不冷不热，身上爽爽的，宜人舒心。海上公园树正茂花正艳草正肥，游人如织。西海岸的沙滩上，五颜六色的遮阳伞下是或卧或坐的情侣。孩子们在浅水里玩耍，白色的软浪抚摩着他们的小脚丫。码头处，启程的轮船发出粗壮的声音，耕波犁浪，驶向远方。上百只小舢板斜在山脚下休闲，像母亲怀里的孩子，晃晃悠悠。东海边，几个主题相异的海上公园彼此相连，构成千里海疆文化。正北面的高山底气十足，像巨大的太师椅，密植的松树像屏障一样护卫着山脚下的学校。学校里的红楼屋顶珍珠一样闪烁，若隐若现。胶东海滨的美好景致陶醉着这里的一切。

陈星触景生情，心中游丝一样晃悠着些许胆怯、羞涩、忧郁和怀旧，眼神里有些火花样的东西，透着一点执著和坚定。离开学校三个月，像鲲鹏展翅，一翅子扑到北京的舞厅当歌手，了解了音乐殿堂里的一些龌龊。后来又一翅子扎在上海商场，舅舅小腹高挺，虽是文化传播，面善眉笑，却透着商人的势利和机巧，令他不快。他初来乍到，却不会收敛，对舅舅的事业指手画脚：品牌是人性的，要用灵魂去触

摸，不能用欺骗。舅舅则还以白眼。与舅舅分手后，陈星又陷进社会底层，经受了灵魂的煎熬。接着，用了十几天时间，对前二十年洗心洗肺地反思。先是一切像梦一样迷蒙，然后渐渐豁然开朗。现在，到了重新复学的时候了。

一个暑假过后，校园长满了杂草。学生们的脑袋也像是塞满了杂草，突然放松后精神出现了滑坡，胳膊腿不是自己的，脑子木头似的，婴儿吐奶一样厌倦着知识的甘霖，拿起书来就想呕吐。熟悉教育的人都知道，这表面的沉寂只是短暂的，这儿刚刚结束了一场厮杀，一个梯队退出战场，第二梯队又接上了火，枪未打响前的沉寂更惊心动魄。

陈星进了校园还在张望，每一处都能勾起一些故事。正犹疑着，只见李木、纪焕然、王曙光跑来，七手八脚抢下陈星简单的行李。陈星心里一热，直嚷：“很简单，我自己能提！”三人不管那一套，提着陈星的东西边走边回过身说话。

陈星问：“怎么样，进高三紧张吧？”

“那当然，不过，邢老师在高二就实施高考非唯一选择分流教育，还真见效。”纪焕然说。

“你搞收藏肯定赚钱，但需考上大学，才有成大器的可能。”陈星说。

“对。”纪焕然应答后猛然感觉有点异样，“哎，你怎么变了味了？”

陈星又对王曙光说：“摄影我略知一二。高二时，我看了你的天鹅系列照片，很佩服。这回在北京、上海看了外国人的摄影，图像清晰度就是高，什么原因？”

“钱。人家的摄影设备拿起一件就几十万，没法比。”王曙光说。

“哦。”陈星摇了摇头，又问李木，“李木，雷锋活到今天，他的品牌是什么？”

李木怯怯地说：“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吧？”

“是人性化的服务。”陈星说。

说话间，来到男生宿舍前。

纪焕然说：“毕业班在一楼。”

他们便开了门，进了自己的宿舍。宿舍里，已井然有序。

李木说：“你住上铺，我在下铺。”

陈星说：“你怎么知道我愿意住上铺？哎，李木，我在上面住九个月，最后三个月换下铺，怎么样？”

李木说：“我这人哪儿都成。”说完就替陈星铺床。

陈星问：“班上有什么变化？”

三人一齐说：“除了多了三个复习生，还是原班人马。”

纪焕然催道：“走吧，邢老师还在准备欢迎会呢！”

第1章 经典的非对称对抗

3

陈星进了八班教室，顿时响起海潮样的掌声。陈星面带羞涩却故作镇静，眼睛从昔日的同学脸上迅速滑过。

那掌声中，夹杂着几个响亮而游离甚至节拍快了一秒的掌声。那掌声，没逃过班主任邢健的感觉。他发现，女同学最敏感。蒋籁瞅了陈星一眼，就把脑袋垂下，再没抬起来，迟疑地鼓掌。杜蕴脸儿一红妩媚极了。最活跃的是勇梅，她张牙舞爪，不知准备干什么。

邢健心里咯噔一声响。

陈星说：“我说两句话：一句是，我们又在一起了，全国把学校建在海上公园的太少；一句是，我这次回来，不说什么，大家看我做什么就是了。”

同学们还没反应过来，陈星向后排走去，在邢健给他安排的老地方坐下。他的前面是诗人蒋籁，曾经的女朋友，后面是乡村歌手勇梅。刚坐下，勇梅就在后面蹬他的凳子：“你说，全国把学校建在海上公园的太少什么意思？你交代，人家给了你九十九朵玫瑰，为什么换不来你一封信？”

陈星没有回答，却听见邢健老师发话了。

邢健说：“这会儿的陈星同学是鼓满了风的帆，谁也阻挡不住了！好了，我们这个集体又要开拔启航了。从这个学期开始，我们实施快乐语文法。车校长对我说过，我俩都出了书，咱们班也出了书，是老师教的吗？不是，这要靠阅读，靠思考。我们在车校长指导下编选了人文素质读本，已经发给了大家，作为高三的语文教材。难读的就跳过去，爱读的多读，快乐地读。高三的战略是协调，各科协调发展就能成功。我是班主任，哪一科上去我都光荣。因此，语文课放开搞活，我只做引导。你的弱项可以拿语文课当作追赶日。你们算过吗，这可以挤出多少课时？陈星算了，加语文自习，至少可以挤出七百多个课时。七百个课时可以追多远？这一年还要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与父母的关系，二是和老师的关系，三是和同学的关系，四是和自己的关系。谁把握了自己，谁就能成功！下面，由我们的社会调查小组组长高腾甲同学汇报他们在暑假中的调查课题：高三倒计时对学生心理的影响特征及战略对策。大家鼓掌欢迎！”

同学们鼓掌。陈星机械地动了动手，没有拍出声来。根据他的观察，高腾甲更稳重了。

高腾甲站起来，一表人材，黑色的小胡和他幼稚的脸却显得有些不调和。他严肃而郑重着，班里的气氛一下子恢复了高三班通常的凝重。

“今年假期里，我们社会问题调查小组对我校一千多名高三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直接调查五十七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高考倒计时过程中，学生的心理影响呈四个特性，也可以说是四大杀手。一是日常性——那种紧张、压抑贯穿每时每刻，渗透于学生的血液中；二是强迫性——许多学生不爱学、不爱背的东西，也不得不学，不得不背，硬着头皮去啃；三是颠覆性——严峻的现实使学生看到的高考一脚是天堂，一脚是地狱，不少青少年心中的幻想、理想、激情，甚至一切理性的东西都将被颠覆；四是非人性——人在非正常的压抑中，精神扭曲。我不得不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历史老师褚新斋的女儿褚秀高考失败，而她是高三理科班的尖子学生！我去褚新斋老师家采访褚

秀时，她躺在床上，已经绝食三天。她说，我对不起我爸爸，他是教师，他的孩子考不上学，更丢脸……”

陈星突然一颤，感到浑身发冷。他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褚秀都不该落榜。他眼前迅速出现一位高而瘦的女生形象。高一休学前，陈星与褚秀是同班同学。褚秀个子高，整天窝在教室后学习，而且在高一时就具有超前性，天天在研究高考的书。陈星心里嘲笑他，等考考看。结果，高一的三次大考，褚秀稳坐全校第一把交椅，陈星总分比褚秀低三十多分。

陈星见识了褚秀的厉害。褚秀是个文静的女孩子。陈星从来没见过褚秀那样有恒性的学生，见不着她伤心，见不着她忧郁。有时笑一笑，脸上就秀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只是其余地方很瘦，一点女性的特征没有。陈星因病休学一年复学后，褚秀已上了高二。陈星在校园见了她一次，他们交谈了好多，谈人生，谈将来，主要谈高考。那一次，褚秀说她很想和人谈话，可没有人和她谈。陈星说，我很想跟人说，可没人听得懂。褚秀说，你说话很有哲理，但当心别成了空头理论家。那一次，褚秀还流露出对自己的不自信。陈星认为那很可笑——第一名都这个样子，别人还有办法活吗？显然，只有第一名才有资格这样说，如同只有美女才有资格大惊小怪：哇，我忘了化妆！高三时，陈星见了褚秀最后一面，说的什么忘了，陈星印象最深的是褚秀更瘦了。他有一个预感，好学生的智力已严重透支。他可以打败尖子学生，但他不想这样不战而胜。

陈星正在想着时，又听到高腾甲提出的挑战四大杀手的战略：探索性、实践性、超前性、审美性。

陈星的心里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想见见褚秀。他认为，他们有话可谈。

第 2 章

D 第一剑客 iyijianke

第 2 章 第一剑客

1

暑假期间，潇洒的富饶和几个青年教师去了南方，扫荡了开放城市的观念后，兴致勃勃地回到一中。他急于把南方的信息传到四面八方，扔下行装，就来到办公室。学校的高考情况他全然不知，也不知道。用他的话说，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爱我自己，管它洪水滔天。

办公室里，褚新斋躺在三把椅子上，长长的腿还悬空着一截，鼾声毫无规律，有时似乎要窒息，有时像是要爆发。以往，褚新斋怕影响女儿休息，常常在办公室的凳子上坐着睡。每当此时，富饶常和他恶作剧，或捏他鼻子，或点打火机烤他。褚新斋醒来都无怨无悔地说：他妈的，还没到五十岁，突然就老了！我以前从来不知什么叫打呼噜。

这几天，女儿褚秀考试失利，不吃不喝，褚新斋苦口婆心做工作。昨晚，快天亮时，褚秀突然安静地说：爸爸，我已想好了，要睡一会，你也睡一会吧。

褚新斋害怕打呼噜影响女儿，便躲到办公室休息。没想到，一睡便睡过了头。

褚秀的失利，使褚新斋万念俱灰。开始刚知道分数后，他一下子懵了，脑子一片空白，接着便虚汗淋漓。

等褚新斋见了女儿，狠狠地对褚秀说：“我把你早早嫁出去，了却我的心事！”他酝酿了半天，说出了这样一句深具杀伤力的话。他认为这话最解恨。女儿一愣，等知道了分数，眼泪扑簌簌落地。接着，女儿绝食，褚新斋后悔不已。

这一切，富饶不知道。他早就对褚新斋的“椅子疗法”感到好笑，今天见褚新斋不是坐着，而是奢侈地躺着，便生出新的恶作剧。富饶从门口的花坛中掐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朵，放在褚新斋身上，然后和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围在褚新斋身旁，低垂着头，用嘴巴轻轻地模拟演奏着哀乐：老教师褚新斋的“追悼会”开始了。

正在闹着时，褚新斋的酣睡声打住了。

突然，富饶见褚新斋的眼中流下一串眼泪。

褚新斋醒了。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秀儿说，我对不起你，爸爸！你是教师，我考不上学，给你丢了脸……我走时，你给我穿最破、最脏的衣服……”

富饶傻了，半天才说：“你说什么？老褚，你别吓唬我，褚秀没……”

褚新斋捂着脸，强力抑制着，浑身剧烈地颤抖，嘴里发出强力压抑的呜咽声。

“这有什么？老褚，我也念了大学，可有个鸟用？你千万要想开！”富饶说。

程明老师说：“大学不倒年年考嘛，什么大不了的！我就考了三年，还有考七年的哪！”

褚新斋坐起来说：“说起来容易，轮到谁头上也受不了！她可是尖子学生啊！”说完，蹒跚着出了办公室，向家中走去。

富饶望着褚新斋的背影对程明他们说：“人啊，不知今天死明日活。他褚新斋多大的学问？有什么用！”

程明说：“他们这代人真可怜！”

富饶说：“应该让学生们看看：这就是书呆子的下场！”